



1

龙门耕读



嗟尔幼志,有以异兮。

——《楚辞·橘颂》

一、韩原大地开始 涌动着春潮

他感觉到在自己的心灵深处,有一股激情在向上奔涌,使他难以恬淡,再也无法保持此前那

种淡泊宁静的心境。

黄河千里奔流到龙门，仿佛战士来到生死决战的疆场。宽阔的河床到这里陡然变窄，高大的龙门山被一劈两半，浩浩荡荡一路畅流的黄河水，突然被束缚在狭窄的龙门峡谷中。黄河愤怒了。它奔腾着，怒吼着，竞相涌流过峡谷，誓死与这雄奇的龙门关隘决一高低。龙门峡谷的出口有一段几十米的高低落差，被激怒的黄河水疯狂地冲出峡谷，跃下深崖，撞击在岩石之上，溅起千丈浪花飞沫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吼。

由龙门南视，便是秦晋之间的交通要道韩原。韩原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。春秋前期雄才大略的秦穆公在这里发动了著名的韩原大战，活捉了那位不讲信义的晋惠公夷吾，迫使晋人向秦国低头认罪。楚汉战争期间，刘邦帐下名将韩信在这里以木罍渡少梁津而活捉魏豹。

自汉高祖刘邦提三尺剑打下江山之后，韩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，不再有战争的硝烟和风云，人们用这取之不尽的黄河水，浇灌韩原肥沃的土地。渐渐地，韩原恢复了它的勃勃生机。

这是汉武帝建元五年(前 136)的一个初春早晨。韩原上料峭的春风中还夹带着袭人的寒意，但韩原大地已经开始涌动不可抵挡的春潮，黄土地从严酷的冰冻中渐渐复苏，地下的草芽在拔节生长，村边光秃秃的老杨树在严冬过后，树梢也开始滋生新芽。纱帐般的晨雾渐渐消褪，一轮红日从黄河东岸冉冉升起，顿时，鸡鸣，狗吠，马嘶，夹杂着农夫此起彼伏的喝牛声，韩原又迎来沸腾的一日。

在韩原的华池、高门之间^①，有一座小山。站在山坡上，可

^①关于司马迁故里，旧有生于芝川、华池、高门、龙门寨、夏阳城内诸说。据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，司马迁葬于华池，司马昌、司马无泽、司马喜皆葬高门，故以华池、高门为司马迁故里。

以东眺黄河，北望龙门。司马谈按照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，在山顶上晨练。^①他本在京师做官，为当朝太史令^②，此次回乡，是按照朝官洗沐的惯例，到家中小住。司马谈自小养成早起的习惯，自从他向黄子学道之后，他完全接受了道家的养生学说，黄老道家视养生与政治同出一理，养生之道可以运用政治之上。司马谈对这套理论身体力行，他每天早晨都起来锻炼，吐纳呼吸，熊经鸟申，餐饮六气，含食朝霞，保神明之清澄，吸精气而除粗秽。在晨练之中，必须绝对排除一切世俗观念，恬淡寂寞，虚无无为，使全部身心融入宇宙的生命律动之中，与大道合为一体。每次晨练过后，他都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清醒、轻松和愉悦，体验到一种生命的欢欣。

但是这两三年以来，司马谈却渐渐感到晨练时心力难以集中，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分心走神。他感觉到在自己的心灵深处，有一股激情在向上奔涌，使他难以恬淡，再也无法保持此前那种淡泊宁静的心境。司马谈有深厚的学养，善于反省自己，也深知这种分心走神决不是自己的怠惰，而是有两种人生观、两种思想在内心正在激烈交战，作为一个杰出的学者，他以其敏锐的直观，感受到时代精神正在发生深刻的转换。

司马谈在青少年时代，出于对黄老道家学说的信仰和服膺，他才从道家大师黄子受学。黄老学说是惠、文、景几朝的官方哲学，正是靠了这种无为而治的学说，在战火、硝烟、徭役、皮鞭下饱受煎熬的百姓才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权利，才换得今日的粮食满仓、牛羊成群的富庶光景，换来了年轻人轻快的脚步和妇孺脸

①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（前 110），生年不可考。如果按司马谈比司马迁大 20 岁左右推算，则司马谈当出生于公元前 165 年左右。

②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载“太史公仕于建元、元封之间”，此处姑系于建元元年（前 140）。太史令秩六百石，实领月俸七十斛，为太常的属官。

上的笑容。直到建元年间他进入官场，司马谈仍然执著地认为，黄老道家学说是治理天下最理想的理论。

但是自景帝驾崩、16岁的少年天子刘彻即位之后，最高层的思想动向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。武帝的老祖母、文帝的皇后——窦太后坚决地捍卫已经贯彻近半个世纪并获得丰硕成果的道家学说，但汉武帝这位少年天子却不欣赏道家，而醉心于儒家的改制学说。^①汉武帝早在当太子之时，拜《鲁诗》学者王臧为师。王臧所描述的天降祥瑞、天子坐明堂接受天下诸侯朝贺的情景，尤其让这位有着浪漫心理与英雄情怀的少年天子心往神追。这位16岁的英雄少年一披上龙袍，就迫不及待地采取了一系列的尊儒改制的措施：他让丞相卫绾下了一道命令：罢治申、商、张仪、苏秦之言者。按武帝的心理，黄老道家也应在罢黜之列，只是碍着老祖母窦太后的情面，才给黄老道家保留了一席之地。他把自己的老师王臧提拔到郎中令的高位，让儒生赵绾当了朝廷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，命令王臧、赵绾专门议定封禅、巡狩、服色以及立明堂诸事。

这改制的事，虽然被阴阳方士和儒生叫了几百年，但一旦付诸实施，却又缺乏明确的典章依据。此前秦始皇曾举行过封禅大典，但典礼却是在极其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，秦皇早已作古，后人无法得知其详。汉文帝时期的名臣贾谊倒是草拟了一套具体的改制方案，但他的改制遭到权臣周勃、灌婴等人的激烈反对，因此这套方案也被当做垃圾一样扔掉了。王臧、赵绾关起门来翻遍了经典，讨论了几个月，也未能议出个眉目来。

^①改制学说的原型存在于《尚书·尧典》之中，战国阴阳五行学派将其发展为受命改制学说。这个学说的要点是，天人宇宙按照五德终始的模式循环运行，易姓受命而王，应该封禅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定官名，制礼作乐，建立一套新王制度。汉初公羊家接受了这个改制理论，他们的改制学说成为汉家改制的理论依据

还是王臧灵机一动，提出让老师申培公出山。申公已八十多岁，家住山东。王臧、赵绾二人带了天子的诏书和许多丰厚的礼物，千里跋涉，到鲁地迎请申公。为防车子颠簸，两位弟子特意让人在车轮上缠裹蒲草，让老人舒舒服服地一路躺到长安。这是朝廷征召德高望重的老臣的重礼，当时叫安车蒲轮。申公年轻时是个正言直谏的诤臣，因为强谏楚王刘戊，而被刘戊罚为在闹市中心披枷带锁做苦役。刘戊是申公的学生，被自己的学生处罚，申公视为自己终身的奇耻大辱。此后他再也不敢乱说，做一个明哲保身的智者。而今申公被弟子强请出山，申公表面上在车中闭目养神，实际上他一点也没有睡着。他不像他的两位弟子王臧、赵绾那样乐观，倒是在心中琢磨开了。这次到京师，可真是遇到了天大的难题，窦太后好黄老，武帝好儒；孙子要改制，老祖母却要坚持无为而治，究竟该站在哪一边？闹不好可是要掉脑袋。武帝的皇位还没有坐热，而窦太后可是经历了四朝，汉家以孝为治，倘若老祖母较起真来，做孙儿的岂敢忤旨？权衡再三，申公心中渐渐地有了底。一旦有了主心骨，心中也就踏实多了。申公到京师的第二天，武帝就传旨要他上朝。武帝看着这位须发皆白的老儒，迫不及待要他谈对改制的看法。

申公沉默了半晌，才开口说道：“治天下其实也不在于多说话，只要踏踏实实地干就行了。”

武帝本指望这位老儒能引经据典，如数家珍地说出改制的具体举措。申公的对答犹如给他的兴头泼了一盆冷水，使武帝半晌做声不得。王臧、赵绾在一旁急得头上直冒冷汗，不停地对老师使眼色，可是这老儒主意一旦拿定，便装作没有看见。武帝君臣不得要领，但既然千里迢迢把老先生请来，现在只好让申公回鲁邸歇息，改制的事再从长计议。此后，王臧、赵绾三天两头到鲁邸，向申公求教改制事宜，但申公每次都哼哼哈哈，推言老悖昏聩，两位弟子对此也无可奈何。

武帝的所作所为，都被窦太后的左右亲信一一报告给窦太后，老太后几次想发作，但又怕人说干政，只好隐忍下来，等待时机。王臧、赵绾二人改制的劲头越来越大，建元二年（前 139），王、赵二人向武帝递上奏章，要武帝不要再向窦太后奏事。这一次，窦太后忍无可忍，她派手下人明察暗访，罗列了王臧、赵绾的几条罪过，然后持罪状责备武帝。老祖母动怒，使少年天子慌了手脚，不得已他将爱卿王臧、赵绾打下大牢。王臧、赵绾这才知道自己捅下了天大的灾祸，在大牢中，他们因为不堪忍受狱吏的凌辱，先后自杀。改制的事无人再敢提起。那位八十多岁的申公呆在鲁邸中无事可做，乞求放还，于是天子派人送申公返鲁，不过这一次车轮上未裹蒲草。^①

司马谈恰逢此时入朝为官，在这场尊道与尊儒、改制与反改制的政治学术斗争中，他几乎是本能地站在黄老道家的立场，认为没有必要改变文景以来的治国路线。为此他专门写下了一篇著名的学术论文——《论六家要指》。^②在这篇文章中，司马谈评说了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六家，他认为前五家各有短长，只有道家同时兼有各家之长，“因阴阳之大顺，采儒、墨之善，撮名、法之要，与时迁移，应物变化，立俗施事，无所不宜，指约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。”司马谈意识到，汉家已经实现了一统天下，不

①关于建元元年、二年改制之事，可参看《史记·封禅书》、《儒林列传》、《汉书·武帝纪》、《儒林传》等篇章。这里在史书记载的基础上略有增删。

②司马谈《论六家要指》的写作时间，此前约有三种看法：一是认为作于元朔五年，系针对丞相公孙弘请立博士弟子员而发；二是认为作于建元二年，系司马谈支持窦太后而作；三是认为作于元狩元年，写作动机在于阐述修史的理论基础。我们认为，《论六家要旨》大约写于建元元年、二年之间，其学术背景就是围绕改制而展开的政治学术斗争。“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”，是指王臧、赵绾不能领会申公的意图而导致杀身之祸。

像战国诸侯并立百家争鸣，应该把百家学说整合起来，用其所长，让它们为汉家帝业服务。所以，他引用了《易大传》“天下一致而百虑，同归而殊途”的话，说明六家都是治国之术，只是立论的途径不同而已。在这里，他对武帝罢黜申商刑名各家的做法委婉地表示了不同的看法，同样他对窦太后置儒家于死地的做法亦不尽为然。

《论六家要指》真实地反映了司马谈在建元元年、二年的思想状态。近四年过去了，司马谈无论在朝陪外廷末议，还是在燕居与士大夫交谈，他都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新的时代气息。他看到士大夫们的中心对改制都怀有一种发自心底、不可遏止的渴望。改制不仅仅是改变历法、度制和服色，也不仅仅是到泰山顶上去封禅，它意味着挥手向一个旧时代告别，而迎来一个王道兴盛、民生欢乐的新世纪。从平王东迁，至今六百多年过去了，人们日日盼，天天想，希望能再造一个天下一统的太平盛世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多少仁人志士为之殚精竭虑、前仆后继，多少血泪为之潜流！而今，这一天快要到来了，自己恰恰生逢其时，赶上了这个辉煌时代，能不让这些士大夫心潮澎湃，能不让他们热血沸腾吗？千百年来，人们都在呼唤尧舜，向往文武周公，可眼前就是一个活的尧舜盛世呀！人人的心中都仿佛点燃了一盆火，人人的眼前都有一个灿烂的前景。^①

司马谈从陪外廷末议中得知，当今皇上虽然年轻，但绝非平庸等闲之辈，他的胸中似乎已经描绘好了一幅雄心勃勃的蓝图，朝廷正在酝酿着一系列大的政治军事举措。在对匈奴的关系上，武帝早就忍受不了向单于进贡女子和绢缯的“和亲”之举，高后时期单于写信侮辱太后，欺我大汉无人，武帝下决心要替曾

^① 《史记·封禅书》载：“元年，汉兴已六十余岁矣，天下艾安，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。”可见当时士大夫向往改制之情。

祖母出这口恶气，洗清大汉的耻辱。从武帝的雄心来看，对匈奴用兵是迟早的事情，眼下只是在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而已。对东西南夷，武帝亦自有一套系统的谋略，建元三年（前 138），闽越发兵围东瓯，东瓯求助天子，天子派严助发兵会稽，已是牛刀小试。建元初年改制虽然受阻，但窦太后已染沉痾，将不久于人世，而武帝改制雄心丝毫未减，只是暂时按下性子，只等老祖母撒手人寰便重开旗鼓。朝中士大夫对这一切看在眼里，他们个个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，都企盼在这大有作为的时代一展身手。

面对此情此景，司马谈内心展开剧烈的思想斗争。他曾经真诚地信仰黄老道家学说，便是此时此刻，他也并不因为时代精神的转换而轻易地变换思想旗帜，他是一位真诚的学者，一个人格统一、表里一致的人，不是那种随风转舵的变色龙。但是，积极有为的时代灵魂，却与他心中对辉煌功业的渴望极为契合。他的老祖宗曾在周代担任史官，后来史官家世中断，司马谈最大的宏愿就是重振史官家世。为了实现这个愿望，司马谈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：由于当时朝廷信黄老，所以他投到道家大师黄子门下，以便为将来进入仕途作准备。当史官需要懂术数，于是他又拜《易》学大师杨何为师。史官要懂天官知识，司马谈又做了方士唐都的弟子。唐都的年龄比司马谈小十几岁，他受学于唐都，曾招致一些浅薄者的嘲讽，司马谈丝毫不为所动，而是恭恭敬敬地执弟子之礼，直到学成。^①

转益多师使司马谈成为太史令一职的最合适的人选，在入朝任职的时候，司马谈确实为自己重振史官家世、实现人生抱负而陶醉了几个月。待到心情平定之后，司马谈又渐渐感到一些怅惘和寂寞，自己正当盛年，难道就这样上朝、下朝，虚度一生光

^①方士唐都的年龄，史籍无确切的记载。太初元年（前 104）唐都与司马迁一起制定太初历，据此我们假设司马谈小于唐都。

阴？难道自己就甘心木讷纯谨，一辈子收敛锋芒？士大夫们都各有雄心，难道自己就甘心平庸？如果要选择一件值得自己终生努力的大事，那么这件事是什么？

他渐渐地把目光转移到孔子身上。儒家说孔子一生奔波救世，晚年在大道不行的情况下，写了一部《春秋》，在书中寄寓了自己的全部政治主张，为后代圣王立下了一王之法。眼下那些儒生正在拼命地奔走游说，要汉家落实孔子在《春秋》中制定的一王之法，孔子《春秋》愈来愈受到重视。^①孔子作《春秋》而见重于后世，自己能不能像孔子那样写一本史书，使自己千古流芳？这一念头刚一冒出，便蓬蓬勃勃，不可抑制地在心中成长起来。他仿佛感到自己在情感上与孔子越来越近，倒是与恬淡无为的黄老愈来愈远了。^②儒生方士说改制是天运的转移，是上应天命的需要，司马谈所担任的太史令，恰恰就是掌管天时历法以及祥瑞灾异之类的事，司马谈越来越相信天运确实到了一个变化的时刻。或许，自己在建元初年的思想立场错了？是该认真地反思一下了。

这些时日，司马谈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困惑，很多很多的憧憬。他整个人就像这早春的大地一样，虽然地表还有一些冷意，但在这地皮之下，却有一股热力在运行，在向上蒸腾。司马谈虽

^①汉武帝尊儒是既定方针，但究竟以哪一经为主，心中并无主意。建元初年他尊《鲁诗》，改制失败后又重寻理论。元光元年董仲舒对策，汉武帝遂决定以春秋公羊学为改制的理论依据。

^②司马谈历来被人们视为汉初道家的代表人物，其证据便是《论六家要指》。我们认为《论六家要指》仅代表司马谈在建元初年的思想倾向，司马谈在后来完成了由道而儒的思想转变。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载司马谈临终时嘱司马迁作史上继孔子《春秋》，以儒家的孝义和五百大运说勉励其子，并解说六经大义，这标志着司马谈思想的转变。详见拙作《论司马谈由道而儒的思想转变》，载《人文杂志》1995年第5期。

然为自己静不下心而懊恼，但他同时又感到，生活似乎是越来越充实、越来越有盼头了。

“老爷——，老爷——”急切的呼喊声打断了司马谈的思绪。司马谈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同村的老牛倌。

“老爷，公子带一班小哥儿与山那边孩子们打起来了，我拉都拉不开，您快去看看把！”老牛倌气喘吁吁地说。

“这孩子，又打群架了。”司马谈从树杈上取下衣服，急急忙忙随老牛倌向山下赶去。

二、这重黎就是司马氏的老祖宗

司马谈对儿子说：我这样苦读为了什么？还不是想把天官的家世捡起来，你不要忘记，我们是重黎的后代子孙！

华池、高门之间有一片开阔地带。战争期间这儿一片荒芜，野兔出没于荆棘乱草之间。战乱平定以后，一些勤劳的农夫剪除荆棘杂树，开出一片荒地，在这里种上苞谷。只是一年一季，秋天收了苞谷之后，土地就让它荒着，待来年春暖再翻地播种。

华池、高门两村的牧童大战就在这黄土荒地上展开。交战双方各有七八人，年龄最大的约十来岁，最小的只有五六岁，每人手里挥舞着一根苞谷秸秆，这便是他们的戈戟。从踏平的枯草和倒伏的苞谷秸秆来看，孩子们的酣战估计有半个时辰了。

对峙双方各有一个孩子王，华池村的孩子王约八九岁，长得虎头豹脑，虽然个头不高，却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虎气，他自称“大将军”，其他孩子簇拥在“大将军”的身边，只等“大将军”一声令下，便开始新的攻势。高门村的孩子王号称“大司马”，这是由于他复姓司马，便自封了这个官号。“大司马”略显清

瘦，虽然还是童稚，但眉宇之间已开始透发出一股英气。他正在虎视眈眈，寻找对方的弱点，思考最佳的作战方案。

“你们看，右边那娃害怕了，我们先打他右边。注意，听我的号令！”大司马并不回头，只是做了个手势，悄声叮嘱身后的孩子。

“大司马，快下命令吧！我们都等不及了”。孩子们在身后催促“大司马”。

“呀——嘿”，大司马发出一声呼叫，率先向对方右阵冲去。

“杀——”，高门村的孩子们挺起秸秆，跟着“大司马”杀向敌阵。

华池村的右边那个牧童平日在家娇生惯养，今早是被“大将军”强拉上阵的，一番酣战，他头上、胳膊上已经挨了几下秸秆，疼得他直掉泪，早就想放下武器了。眼下见对方冲自己而来，他吓得扔掉了秸秆，一屁股坐到地上，抱着脑袋大哭起来。他这一哭，使华池村的牧童乱了阵脚，“大将军”在刹那间也不知所措。

“杀——”高门村的牧童冲过来了。①

“迂儿，住手！”只听一声断喝，司马谈跑过来。

被叫做“迂儿”的“大司马”一看是父亲来了，慌忙扔掉手中的秸秆，垂手站立一边。牧童们看到“大司马”已经缴械，也都丢掉秸秆，悄悄地溜到旁边。

司马谈拉起地上的孩子，给他揩干眼泪，替他整理好衣衫，拍打掉衣上的黄土，哄他说：“好了，快回家吃早饭吧！爹娘正

①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说：“仆少负不羁之才，长无乡曲之誉。”可见他有一个不受拘束的顽劣童年，上述牧童大战的故事即是据此虚构的。

等着你呢！”

那孩子惊魂甫定，怯生生而又感激地望了司马谈一眼，便啜泣着回家了。

“你还愣在这干什么 还不快回家去！”司马谈朝站在一边的儿子吼道。

“大司马”，即司马迁，字子长。此时，他耷拉着脑袋，乖乖地从地边捡起衣服，便随父亲回家去了。

家中司马夫人已经摆好早饭，只等司马谈父子回来用餐。司马谈满脸怒气，对夫人说：“这就是你惯坏的孩子，再不管要上天了，把早餐撤了，今天我要好好地教训他。”

司马谈对儿子喝道：“给我跪下！”

司马迁顺从地跪下了。

“你整日这样打群架，成天闯祸，不往好里学。给我说，爹是怎么教你的？”

“爹叫我好好念书。”司马迁小声嗫嚅道。

“亏你还记得 你不急书，一门心思只想着打架，”司马谈越说越生气，他顺手从门后抄起一根木棍：“今天不让你吃点皮肉苦，你是不会把我的话当回事的。”

“迁儿他爹”，司马夫人从一旁冲过来，一把抢过司马谈手中的棍棒，“孩子顽皮是不好，你这做爹的可以教他怎样做好，别动不动就揍。迁儿快十岁了，①有些道理他能听懂了。”

司马谈在屋里走了两个来回，心想夫人的话不无道理。他叹了口气，在椅子上坐了下来。

“唉，也怪我常年呆在京师，教你的时间太少。你先起来，

①关于司马迁生年，古今学术界主要有生于景帝中元五年（前145）和武帝建元六年（前135）两说，这里采用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之说，将司马迁生年定于景帝中元五年。

听我慢慢和你说。”

司马迁从地上爬起，低着头站在父亲面前。

司马谈沉默了一会儿，开口说道：

“给你讲讲咱们司马氏的老祖宗吧！咱们司马氏可不是一般的姓氏，我们可是有来头的呀！

“咱们司马氏的远祖可以追到五帝时代。传说当时人和神住在一起，分不清谁是人谁是神，反正是家家都在祭神，人人都当巫史，个个都能通神。这样一来，整个人神的关系就乱成一锅粥，神再也不肯赐福给人了。颡项皇帝一看不对劲，就决心重新调整人神关系。他派南正重专管天上神的事，让火正黎专管地上人的事，这样各司其责，人和神就分开了。^①当时人们把这叫‘绝地通’。重黎可是为当时老百姓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。这重黎，就是我们史官的老祖宗，是咱们司马氏的老祖宗啊！

“以后，从唐虞到夏商，重黎的后人世世代代都守着老祖宗的职事，上管天，下管地，让人神各有所主。人们管咱这太史令叫‘天官’，这‘天官’就是重黎的职事啊！

“到了殷末，殷纣王荒淫无道，不听劝谏，太史看天命在周，遂弃暗投明，归顺了周武王。武王九年，在孟津大阅兵，参加盟会的有八百诸侯，大家都催促武王发兵。太史夜观天象，知纣王气数未尽，劝说武王耐心等待时机。武王听了太史的话，到十一年才兴师伐纣。殷周之际，太史可是立了大功！^②

^①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说：“昔在颡项，命南正重以司天，火正黎以司地。”对重黎司天地之事语极简略。此处参考了《国语·楚语下》所载楚大夫观射父之语。

^②太史谏止武王发兵事不见载于史籍，但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一则说“司马氏世典周史”，再则说“余先周室之太史也”，可见司马氏父子尤其重视西周初年这一段家族史。我们据此而虚构太史奔周、劝阻武王发兵之事。关于武王九年观兵盟津而不发兵之事，见《史记·周本纪》。

“到了周宣王一朝,重黎后人中一位名叫程伯休甫的,奉王命由史官改做司马,从此失去了重黎氏世代相传的职守。程伯休甫的后人以官名为姓氏,这便是我们司马氏的由来。

“司马氏虽然不做史官了,但也没有辱没老祖宗,他们不论到了何时何地,都建立了显赫的功名,有的人在中山当了国相,有的人成了有名的剑客。

“就单说咱们这一系的老祖宗吧!八世祖司马错事秦惠文王,当时张仪反对伐蜀,张仪那张嘴可是历史上有名的铁嘴,能把白说成黑,能把铁说成金,可咱们老祖宗不信邪,坚决主张伐蜀。秦惠文王就让他带兵去打,逢山开路,遇河架桥,可不,这蜀国真的让他攻下来了。秦惠文王便让他当了第一任蜀郡郡守。从那时起,蜀地就归咱们中国所有了,这可是咱们老祖宗的功劳啊!

“你六世远祖司马靳也是个了不得的猛将。他就在威名远扬的武安君白起的帐下,是白起的左右手。长平大战,坑杀赵卒40万,司马靳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“你高祖在秦始皇手下当铁官,曾祖担任长安四市市长,祖父也得到五大夫爵位,咱们司马氏代代出能人,没有一个不是好样的,没有一个是孬种!”

司马迁头一次听父亲讲家世,他的头抬起来,两只眼发出光亮,想不到司马氏有这样久远的历史,想不到自己有这样光荣的家世。

司马谈顿了一会,继续说下去:

“我用了五年时间学黄老,用了五年治《易》,又花了五年时间学天官,又自己关起门来揣摩了五年。天寒地冻,我的脚冻僵了,我围着城墙跑一圈,把脚跑暖了再回来读书。三伏炎夏,蚊虫咬我,我打一桶水,把脚泡在水里,也不敢耽误读书。我拜比我年纪小的人为师,别人笑话我,我也顾不得许多。我这样做为

了什么？还不是想把天官的家世捡起来！你不要忘记，我们是重黎的后代子孙！”

司马迁跪倒在父亲膝前，哭着说：“爹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打架了，我也要好好读书。”

“这才是司马氏的后代。”司马谈满意地点点头。“迁儿，你起来，爹告诉你。文史星历，医乐百工，都是父业子承。我对你的期望，就是继承我的事业，将来长大了，也要当个史官。”

司马迁点点头：“爹，我记住了。”

“当一名称职的史官，可不容易啊，要博通天人古今，读尽三坟五典，你已到十岁，到了努力的年龄。孩子，你可要立志啊！”

司马迁若有所思，眼神投向远方。

远处，隐隐传来黄河的拍岸涛声。^①

三、他的心灵被深深地震撼了

从古代英雄的身上，司马迁发现了自己理想的人生道路，他的那颗过分活跃而无法宁静的灵魂从此找到了归宿。

在华池、高门之间的小山坡上有一块小小的平坦之地，司马谈当年就在这里坚持晨练，而今这里又成为司马迁的晨读之地。他在这里读书已经五年了，除了雨雪天气之外，他会在每早六点左右准确无误地来到这里，山坡下的村民已习惯了从山顶上传

^①司马迁有浓厚的尊祖意识与孝道观念，他的人生道路和人生目标基本上是由乃父司马谈为他选择定位的，对此读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和《报任安书》可知。

来的抑扬顿挫的读书声。^①

按照父亲的安排，司马迁由易而难，渐次阅读了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楚汉春秋》、《纵横家书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礼》记等典籍。这些书民间一般不易搜求到，但司马谈凭着他**对书籍的酷爱，不惜四处访求，一旦发现某处某家有好书，他宁愿变卖田产也要将书买到手。实在不愿意卖的，他就出钱让人代抄一份。这样日积月累，家中收藏的古书虽不能说已经完备，但一些为人广泛诵读、引征的古籍都有了，这些书已经够司马迁读的了。有些古籍在民间实在找不到，或者残缺不全，司马谈就利用他担任太史令的便利，从皇家书室中将书借出，带回去让司马迁读一段时间，再归还皇家书室。汉初的古籍有的是用战国时代的籀文书写的，人们把这种文字称为“古文”，有些新抄的版本则用汉代简化了的通行隶书写成，这叫做“今文”。为了扫通文字上的障碍，司马谈教会儿子认识古文和今文。所以，司马迁不论拿到什么版本，他基本上都能读下去。几年读下来，司马迁居然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学者了。**^②

这些书籍在司马迁面前展现了一个前所未知的古代传奇英雄的世界，尽管这些英雄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，他们的身份、地位、生活环境不尽相同，但是在有一点上则是彼此共同的，这就是他们都抓住了特定的历史机遇，建立了辉煌的功业，在历史上留下了闪光的足迹。他们的名字镌刻在司马迁的心灵上，他们的英雄业绩时时浮现在司马迁的脑海之中：

姜太公七十多岁前还在过着穷困的生活。由于生生乏术，

^① 孔子说过他“十有五而志于学”，司马迁一生师法孔子，故此写他15岁读书励志之事。

^② 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云：“年十岁则诵古文。”司马贞认为‘古文’是指《古文尚书》，刘伯庄以为是指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世本》等书。我们认为‘古文’可泛指古代典籍。

被老妻赶出了家门。不得已向朋友借了本钱，在朝歌市上开了一个牛肉铺。谁知他又笨手笨脚，切给顾客的肉不是多就是少，做一笔生意差不多要半个时辰，顾客都等得不耐烦了。三天之后，就不再有人光顾他的肉铺，牛肉挂臭了也卖不出去。姜太公只得自认晦气，扔下屠刀，就到渭水钓鱼去了。他钓鱼也与众不同，既没有钓钩，也不设香饵，只用一条线放在离水面三尺的高处悬着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：“鱼儿愿意的，就上钩来！”过往行人从未见过这种钓鱼法，渐渐地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都知道渭水边上有个傻老头。一群好事的孩子来到姜太公身边，一边拍着手一边打趣：

姜老头，没来由，
钓鱼不用钓鱼钩。
你能钓到一条鱼，
我让西方出日头。

那姜太公旁若无人，继续用垂线钓他的鱼。也许是时来运转，正好周西伯姬昌也来到渭水边打猎。周西伯在出猎前，让人卜了一卦，卜人说：“这次打猎，所获得的既不是虎豹，也不是熊羆，而是得到一个圣人。”西伯一路寻觅，突然听到渭水边上有人吵吵嚷嚷，赶忙来到太公处，只见太公仙风道骨，鹤发童颜。西伯与太公交谈，极为投合，大喜过望，对随从说：“这就是我要找的圣人。”西伯与太公同车而归，拜太公为师。从此，姜太公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，他为西周代商制定了一个严密的战略计划，一战伐崇，再战讨平密须，三战讨犬夷，形成了天下三分。其二归周的战略格局。西伯去世后，姜太公又辅佐周武王完成灭商大业。在牧野决战的关键时刻，八十多岁的姜太公手挥令旗，像一只发怒的苍鹰一样，率诸侯兵杀向敌阵，殷纣王朝就这样被消灭